

編號：11

詠荊軻

陶潛

燕丹善養士，志在報強嬴¹。招集百夫良²，歲暮得荊卿。
君子死知己，提劍出燕京。素驥鳴廣陌³，慷慨送我行。
雄髮指危冠，猛氣衝長纓⁴。飲饒易水上，四座列群英。
漸離擊悲筑⁵，宋意唱高聲。蕭蕭哀風逝，淡淡寒波生。
商音更流涕⁶，羽⁷奏壯士驚。心知去不歸，且有後世名。
登車何時顧，飛蓋入秦庭⁸。凌厲越萬里，逶迤⁹過千城。
圖窮事自至，豪主正怔營¹⁰。惜哉劍術疏¹¹，奇功遂不成。
其人雖已沒，千載有餘情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陶潛（公元 365 – 427），字元亮，一說名潛字淵明。潯陽柴桑（今江西九江西南）人。出身沒落士族，早年曾任江州祭酒，不久辭職。後又任鎮軍參軍、建威參軍、彭澤令等職。最後在四十一歲時棄官歸隱。此後一直過着躬耕隱居的生活。劉宋時曾有詔令徵他為著作郎，但他堅辭不出。死後被尊稱為「靖節先生」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荊軻是戰國時衛國人。到燕國去，燕人稱他為荊卿。燕太子丹在秦國作人質，逃回燕國，召募勇士要刺殺秦王。荊軻被薦。後選定時機，帶燕國地圖奉獻秦王，圖中暗藏匕首，以便行刺。臨行時，「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，皆白衣冠以送之。至易水之上，既祖（祭祀路神）取道，高漸離擊筑，荊軻和而歌。為變徵之聲。士皆垂淚涕泣。又前而歌曰：『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』復為羽聲慷慨，士皆瞋目，髮盡上指冠。於是荊軻就車而去，終已不顧。」荊軻至秦，因「圖窮而匕首見」，未刺中秦王，被殺。（見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）

三、注釋

1. 報強嬴：向強大的秦國報仇。嬴：秦王嬴政。
2. 百夫良：上百個武夫中最雄俊的。
3. 素驥：白馬。廣陌：大道。
4. 長纓：結冠的絲帶。
5. 筑：古代樂器。
6. 商音：我國古代音樂的五聲音階分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個音級，商音為五音之一。
7. 羽：五音中的羽音。
8. 蓋：車蓋。
9. 逶迤：曲折婉轉的樣子，[㊦][威以]，[wai1ji5]；亦讀作[威而]，[wai1yi4]；[㊧][wēiyí]。
10. 怔營：惶懼不安的樣子。
11. 疏：不精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魯迅先生說：陶淵明「除論客所佩服的『悠然見南山』之外，也還有『精衛銜微木，將以填滄海。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』之類的『金剛怒目』式，在證明着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」（《題未定草七》，《魯迅全集》第六卷）。《詠荊軻》就是陶淵明「金剛怒目」這一面的代表作。在陶淵明之前，西晉詩人左思的《詠史》八首其六也曾以荊軻刺秦的故事為題材，讚美他睥睨上層權貴的豪氣，但寫得比較簡略。陶淵明這首詩則根據文獻記載，較詳細地歌詠荊軻刺秦的經過，但沒有平均用力，而是着重突出了荊軻為了除暴慷慨赴死、義無反顧的英雄氣概。全篇主要取易水送別的悲壯場面，輔以飛車入秦的過程交代，而刺秦失敗幾乎沒有寫，只是用兩句惋惜奇功未成輕輕帶過。所以從取材和結構就可以看出此詩的用意所在。

開頭六句簡潔交代荊軻刺秦的背景，着重突出荊軻壯舉的正義性和豪俠意氣：燕太子丹善於養士，這也是戰國時期各國貴族公子共同的特點，但有些公子養士只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，有的公子甚至不懂得識別真正的士，所以陶淵明特別指出燕太子丹善於養士，是為了抵抗強大的秦國，挽救弱小的祖國，這就強調了他選拔豪傑的動機的正義性。然後再交代荊軻是從他招集的上百位壯士中挑選出來的。而荊軻也果然不負燕太子的期望，確是一位能「為知己者死」的豪士。而荊軻之所以可以稱「君子」，也不是僅僅為了感激燕太子賞識的知遇之恩，而是因為燕太子丹真正懂得他願為除掉暴君而犧牲生命的勇氣，「死知己」三字既說明了荊軻的高尚品格，又點出這一壯舉的悲劇下場的必然性，這就為以下的場面描寫做好了鋪墊。

全詩的場面描寫以易水送別為主，飛車入秦為輔，採用正寫和側寫兩種手

法突出荊軻的英雄氣概。正面描寫荊軻如「君子死知己，提劍出燕京」，兩句點出他明知赴死，而毫不畏懼的勇氣；「雄髮指危冠，猛氣衝長纓」兩句以特寫鏡頭着重誇張他怒髮衝冠的猛氣，按史記的描寫，「髮盡上指冠」原指送別的士，但詩人將它移到荊軻身上，便進一步渲染出荊軻面對死別的悲壯場面，誓死除暴的激烈壯懷；「登車何時顧，飛蓋入秦庭」兩句寫他登車後不再回頭，飛車直奔秦國，緊接着「凌厲越萬里，逶迤過千城」兩句，在史傳「就車而去，終已不顧」的描寫基礎上，設想他入秦途中的情景，誇大了荊軻的車馬飛越千城萬里的遙遠路途，如勁箭般直指秦庭的凌厲氣勢，都寫得慷慨激昂、豪情萬丈，將荊軻為完成壯舉而義無反顧的氣勢渲染到極致。

以上的正面描寫之所以特別感人，不僅僅在於對荊軻豪氣的層層渲染，更在於側面描寫的成功。詩人突出了荊軻刺秦必死的結局，並使這種必然性充分體現在送別的場面描寫中：如排列在大道上送別的群英都騎着白馬，他們的慷慨意氣伴隨着白馬的悲鳴，烘托出如同葬禮般的肅穆氣氛；再加上高漸離擊筑、宋意高歌的激烈，商音的淒楚和羽音的高昂，激發着壯士赴死義不容辭的悲壯情懷。而在史書記載中的《易水歌》：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」，在這首詩裏則化為蕭蕭哀風和淡淡寒波的景物描寫，不僅以其淒寒的景色烘托着人們悲涼的心境，更預示着壯士的生命將如這寒風逝水一般不再復返的結局，所有這些都從各個側面烘托出荊軻的視死如歸。因此在易水送別和飛車入秦的兩個場面描寫中插入「心知去不歸，且有後世名」兩句，便成為全詩的點睛之句。這兩句在重複前面「壯士死知己」這層意思的基礎上，又進一步點出荊軻和送行者們都很明白刺秦的後果：將以其生命取得後世不朽的英名。而這也正是陶淵明詠荊軻的立意所在。

在英雄飛車入秦的氣勢籠蓋下，最後交代荊軻刺秦失敗的結局，僅以惋惜其劍術不精兩句簡單帶過，而突出了「圖窮匕首見」時秦王被震懾的驚慌神態。這就使全詩的氣勢像一支強有力的飛箭，直到最後，仍然有穿透「豪主」驚魂的餘勁。最後兩句表達陶淵明對荊軻的嚮往，這千載之下猶能激發詩人壯懷的「餘情」是甚麼呢？正是前面兩次提及的「君子死知己」「心知去不歸，且有後世名」。聯繫陶淵明一生的思想來看，他年輕時也曾有過「猛志逸四海」的壯懷，後來不得已隱居，畢生所追求的仍然是「不賴固窮節，百世當誰傳」，也就是說，無論是以建功立業，還是以君子固窮的節操留名後世，都是在追求人生永恆的精神價值。因此採菊東籬的靜穆和荊軻的「怒目金剛式」的猛氣在陶淵明的內心是一致的。而荊軻之所以令陶淵明特別嚮往，還在於他追求的「奇功」不是為了個人的立身揚名，而是為了替天下人剷除暴君的統治。由此可以看出陶淵明對除暴復仇的節義和壯志特別推崇。所以在這首詩裏，荊軻的精神幾乎化成了陶淵明自己的激情，全詩有一股一往無前的凌厲氣勢貫穿全篇，雖然有很多工整的對偶句，但因節奏緊迫、音調高亢，情緒激越，讀來一瀉如注，似乎能見到詩人自己的一腔熱血噴湧而出。